

水浒传

群英会

江湖版

施耐庵 原著
陈亦仙 赤涛 改编

朱子柳

张无忌

殷天正

任我行

袁士雷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群英传：江湖版 / (明)施耐庵原著；陈亦仙，
赤涛改编. —银川：宁夏人民出版社，2006. 6

ISBN 7-227-03181-0

I. 水... II. ①施... ②陈... ③赤... III. 章回小
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8542 号

水浒群英传

陈亦仙 赤 涛 改编

责任编辑 王薇薇

封面设计 李 鑫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 31.5

字 数 750 千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227-03181-0/I·827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楔子 祈福放魔 双煞授义 / 1
- 一 林震南私走 殷野王闹事 / 7
- 二 夜逃华阴 拳打锋屠 / 20
- 三 员外修庙院 不戒闹丛林 / 28
- 四 醉入春宵帐 夜闹杏花村 / 39
- 五 殷野王剪径 包不同放火 / 47
- 六 义拔杨柳 误入节堂 / 53
- 七 发配遇蛮险 义胆震荒林 / 60
- 八 沐剑声招天下客 张无忌打玉教头 / 65
- 九 神庙风雪 草场火光 / 72
- 十 水亭施号箭 雪夜上梁山 / 78
- 十一 无忌上山落草 杨过怒杀霍都 / 85
- 十二 青面虎斗武 急先锋争功 / 91
- 十三 乔峰醉卧被捕 天王认义英雄 / 97
- 十四 史氏三雄助威 点苍渔隐入盟 / 102
- 十五 押送怒 智喜得 / 110
- 十六 单打二龙山 双夺宝珠寺 / 118
- 十七 智稳杨逍 义放天王 / 125
- 十八 张无忌火并 殷天正夺权 / 132
- 十九 梁山义尊天正 郢城月走乔峰 / 139



水

浒

群英传

- 二十 醉打邝宝官 怒杀梅超风 / 146
- 二十一 梅婆大闹郢城县 黄真义释袁士霄 / 153
- 二十二 慷慨留客 威风打虎 / 159
- 二十三 孙婆婆说情 陆冠英闹事 / 165
- 二十四 孙婆婆设情 韦春花药夫 / 179
- 二十五 偷骨殖 供人头 / 184
- 二十六 孟州道 十字坡 / 192
- 二十七 威震平安寨 义夺快活林 / 197
- 二十八 孟州道 岳王神 / 202
- 二十九 三入死囚牢 大闹飞云浦 / 207
- 三十 命丧鸳鸯楼 夜走蜈蚣岭 / 213
- 三十一 醉打段正淳 义释袁士霄 / 218
- 三十二 袁士霄看景 花剑影闹寨 / 224
- 三十三 镇三山 霹雳火 / 231
- 三十四 石将军传信 花剑影射雁 / 239
- 三十五 举荐褚万里 遭遇风波恶 / 247
- 三十六 没遮拦 船火儿 / 254
- 三十七 袁士霄遇会神行子 雾里黑不敌浪里行 / 261
- 三十八 袁士霄反诗遭难 朱子柳假信误人 / 268
- 三十九 群英劫 英雄聚 / 277
- 四十 智胜无为军 活捉陆高轩 / 283
- 四十一 天书得 玄女遇 / 290
- 四十二 任小鬼剪径 雾里黑灭虎 / 297
- 四十三 遭逢褚万里 见遇何师我 / 306
- 四十四 醉骂周芷若 计杀鸠摩智 / 314
- 四十五 英雄露本色 好汉遇险情 / 322
- 四十六 韦一笑修书 袁士霄一怒 / 329
- 四十七 美俏女单捉虎 袁士霄二出兵 / 337

- 四十八 常氏大越狱 俞家死劫牢 / 342
- 四十九 双设连环计 扫平梁家庄 / 350
- 五十 枷打李秋水 误失小衙内 / 357
- 五十一 雾里黑杀人 沐剑声失陷 / 364
- 五十二 再请风清扬 独劈张三丰 / 371
- 五十三 点苍子斗法 吴唐州救人 / 380
- 五十四 三路兴兵 摆布连环 / 387
- 五十五 韦小宝偷甲 凌退思上山 / 394
- 五十六 凌退思教枪 袁士霄破阵 / 401
- 五十七 三山打青州 群英小聚义 / 409
- 五十八 智赚金铃 大闹华山 / 416
- 五十九 渔隐降魔 天王中箭 / 422
- 六十 智请卓不凡 夜闹金沙渡 / 429
- 六十一 放冷箭救主 劫法场跳楼 / 436
- 六十二 群英攻大名 大刀取梁山 / 445
- 六十三 黄钟公赚名将 袁士霄擒先锋 / 451
- 六十四 殷天王显梦 浪里行报冤 / 457
- 六十五 火烧翠云楼 智取大名府 / 463
- 六十六 义赏三军 降归二将 / 469
- 六十七 夜打沙头市 活捉瑞大林 / 476
- 六十八 误陷殷野王 义释双枪将 / 484
- 六十九 飞石打群英 弃粮擒壮士 / 490
- 七十 祥石藏道义 梁山聚群英 / 495

祈福放魔 双煞授义

话说这一版《水浒传》，题目多了“群英”二字，乃好事者从武林奇才金大侠著述当中借来的人物，混入大宋天下演义些新奇，尽管经历未曾改变，结局更是原班结局，但历史既定，又岂由金大侠及好事者再改，因此看官只须耐着性子，重新让金版群英创造辉煌。

嘉佑三年三月三日，仁宗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。

宰相孟宇、参政田云上前奏曰：“京师盛行瘟疫，望吾皇宽大为怀，祈福救民。”天子准奏，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殿前太尉星宿老仙丁春秋为特使，前往华夏信地丽云山，宣请陈抟老祖来朝祈福安民。

这丁春秋原是星宿海的老仙，受了招安，最终混成班前太尉。丁春秋领了圣敕，当下辞别天子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数十人离了东京，取路赶往信州来。

且说太尉丁春秋一行上了路途，这一日，终于来到华夏信地，当下，住持真人、道童侍

从，前迎后引，将丁春秋接至秀清殿上，并将诏书居中供奉。

丁太尉问监宫真人道：“老祖陈天师今在何处？”

住持真人向前答道：“祖师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，自向丽云山顶，结一茅庵，修真养性，因此不住本宫。”

次日五更，众道士请太尉沐浴，吃了素斋，道众人等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

丁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宝号，纵步往山上而去。将至半山，望见大顶直插霄汉，果然是座好山。丁太尉独自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

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已然脚酸腿软走不动路，口里不说，肚里踌躇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星宿大仙，更是朝廷贵官，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哪里，却叫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即气喘如牛。

就在此时，山凹里扬起一阵阴风，风头过



水

游

群英传

处，奔雷也似的发出一声巨吼，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猛虎。丁太尉大吃一惊，惨声叫道：“啊呀！”望后便倒。那猛虎望着丁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阵，突然望后山之下跳了去。

猛虎去了一盏茶时，丁太尉方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寻天师。又行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数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，差俺来这里，叫我受这场惊恐！”话音未落，又觉得哪里起了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过来。

太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簌簌乱响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、雪花也似的蛇来。丁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了香炉，哭叫道：“俺今番死也！”望后便倒在石边。

大蛇径抢到石边，朝着丁太尉盘作一堆，两眼迸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那毒气在丁太尉脸上，惊得丁春秋三魂荡荡、七魄悠悠。

大蛇看了丁春秋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早不见了。半晌，丁春秋才爬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惊煞下官也！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，准备继续上山。

正欲移步，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有笛声吹响，渐渐逼近。丁太尉定睛看时，但见一个道童，倒骑一头黄牛，横吹一管铁笛，转出山凹。

丁太尉急忙唤那道童：“童子，你从哪儿来？认得我吗？”

太尉连问数声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丁太尉说道：“你来此问，莫非要见老

祖陈天师吗？”

太尉大惊道：“你是一个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

道童笑道：“我草庵中服侍天师，听祖师说：‘皇帝差了个星宿海的丁太尉到来，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此会儿必已去了。”

太尉再喝道：“俺本是星宿大仙，童子，你不要说谎？”

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。

太尉寻思：“这小童如何尽知此事，想是祖师吩咐过了。”于是，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

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，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祖师吗？”

太尉说道：“俺上至半山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猛虎，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。又行不过一个山嘴，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，盘作一堆，拦住去路。若非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我欲再上山坡，转出一个道童，骑一头黄牛，吹一管铁笛。我便问：‘哪里来？识得俺吗？’他道：‘已都知了。’说祖师吩咐，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，下官因此回来。”

真人道：“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祖师！”

丁太尉“啊呀”一声道：“我真是有眼不识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

真人道：“太尉就请放心，既然祖师法旨是去了，等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法事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

次日早膳后，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恭请太尉游山。丁太尉大喜。许多人跟随着步行出方丈，前面有两个道童引路，行至宫前宫后，看玩许多景致，诸宫看遍。

行到右廊一个地方，丁太尉见有一行小字，正面两扇朱红槅子，门上有胳膊粗的大锁，上贴十数道封条，封条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，前有牌额，上书“伏魔之殿”四个金字。

太尉问道：“如何上面贴着许多封条？”

真人答道：“此是大唐洞玄国师镇锁魔王在此。凡是经传一代，便亲手添一道封条，使其子孙不敢妄开。”

丁太尉听了，惊怪道：“我且看看魔王是什么样子。”便对真人说：“你且开门，我看魔王究竟长得是什么模样。”

真人告道：“太尉，此门万不敢开！先祖天师再三告诫：‘今后诸人，不许擅开。’”

丁春秋大笑道：“你等妄生怪事，煽惑百姓，故意安排这等去处，假称镇锁魔王，显耀你们道术。我读一鉴之书，何曾见有锁魔之法！我不信有魔王在内，快快与我打开，我看魔王到底如何。”

真人惧怕丁春秋权势，只得唤道人来，把封条揭了，又打开大锁。

众人把门推开，看里面时，黑洞洞的，唯见昏昏冥冥。众人都到殿内，黑暗中并不见一物。太尉叫取十数个火把点着，仔细看时，四边并无别物，只有中央立一个石碑，高约五六尺，下面有石龟趺坐，大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碑

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、天书符篆，人皆不识。照那碑后时，却凿着“遇丁而开”四个篆字。

丁太尉看了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挡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？‘遇丁而开’，分明是叫我开看！你等与我多唤几个人，用锄头铁锹来掘开。”

真人又急忙禀道：“恐有不妙。”

丁春秋哪里肯听？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碑放倒，一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起。又掘下去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

丁太尉叫再掘起来，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掀起。看时，石板底下是一个万丈深穴，只见穴内一声巨亮，似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

响声过处，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

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都走了。丁春秋惊问道：“跑走的到底是什么妖魔？”

真人顿足不已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光影，如闪电一般，随着那放去的妖光，蓦然赶去。真人见了大喜，言道：“好了，不平祖师叔幻化已到，早见追上前去了。”

那不平道人乃陈抟祖师的师弟，万般变化，非同一般，已有数百年不问俗事。不平一路狂奔，来到一座山下，只见此山木大草深，蛇鳞翻滚，不平不及迟疑，跟随那团妖光魔气闯入一处山洞。

洞内气息阴冷，幽黑无光，不平道人凝神



水
游
群
英
传

于目，定眼观瞧，只见面前抵膝对掌而坐两个狰狞老者，一个面目黑灰，一个脸色惨淡。二人的胡须飘然相连，身上、头上、鼻中、耳中、眼中、口中，长满了古苔杂草。

此时，两条巨蟒正掬露于蟒芯之上，伸向两个狰狞的老者。若非老者慢张残唇，轻吸甘露，不平道人竟然险些以为是两具尸首。两个老者相抵而坐在青石之上，眼睛微睁，心脏隐跳，见不平道人紧随那团黑气而至，不觉微显怒色。

却见那先到的魔气当中，忽然现出一个人形，来到两个老者面前，屈膝而跪，颤声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一时失手，今天才被一个星宿大仙误以放还。”

老者中的一个，稳气静声说道：“东方兄，即使集你我二人阴功，也还是挡不住世间的阳力。”

另一个徐徐说道：“西门兄，这有何奇怪，呼保义内力虽盛，但过于沉迷于义，凡事皆有人让他帮他，因而功力自然受损。”

藏在暗处的不平道人此时插话道：“东方、西门二公，敢问你们这是在练什么功夫，因何成这般模样？”

唤做东方的老者缓缓说道：“小道，我看你内气，脉象都隐隐流露出一股天然罡气，阴中有阳，阳中带阴，阴阳相参，意念空灵，想必已有数百年道行，竟与我一千年前的功力相当。难得，难得。”

东方接着狞声说道：“小道，你也是天罡星数，不日必见因果，乃玉麒麟转世。数百年

来，你竟然没有听说过东西双煞的名字？”

不平道人点头说道：“本道的确听师父提到过东西双煞，但也听说早在百多年前就已不在尘世。”

东方一听，哈哈笑道：“小道，坐在你面前的，便是东西双煞。百多年前，我和西门兄为争天下煞首，在这座山洞内比拼内力。我出了一个好主意，我和西门兄两膝相抵、双掌相对，以各自苦练一千五百年的内力拼个高下。只是还不能动身、不能回头，也不能说话。后来，大概在五百年前，这不能说话的规矩，被我二人同时取消了，但其他条件，可万万不能破坏了。于是，我们在这座青石上度过了整整一千年。这块青石，被西门兄以内力震坏无数次，又被我重新凝结了无数次。偶尔有巨蟒带些残露给我们充饥，有毒蛇在我们周围游动，与我们相伴。可恨的苔草长到我们身下，又长到我们身上，又长到我们的骨子里。我这两只耳朵里的古苔，常常令我恼火。西门兄鼻孔中长满了杂草，平时绝少说话，说起话来瓮声瓮气，实在可笑。就在数百年前，来了这个位列天罡之数的呼保义，围定我们使劲纠缠，我们被他纠缠不过，无奈只得随口说些心法于他。岂不知，呼保义将来还会遇见九天玄女，那才是一位了不得的女仙。谁知呼保义这小厮，只是热衷于一个义字，断然炼就不成东西双煞的绝世武功了。”东煞说完，满意地面带微笑。

不平道人万万没有想到，绝迹数百年、几乎被天下武林再不提及的东西双煞，竟然为了争夺天下煞首的名头，抵膝对掌，内力相

拼，在一座人神之界的山洞内，一坐就是一千年。

只见西煞微微睁开眼睛，目光炯厉，瓮声说道：“这一千年的比拼，全是为了东方兄出的好主意。而今，东西双煞内气中和，哪里还能分开，因而也就分不出谁是天下煞首。最近几百年来，我隐隐觉得丹中纳气之谷虚空无底，想必是我二人的内力，已与此地、此山、此洞、此石、此情、此景相通。倘若真是如此，南北双侠就都不是东西双煞的对手了。”

东煞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西煞的话尾，续而说道：“西门兄言之有理，我也常常感到丹中之穴有无尽的虚谷，我曾试着以意念达至根底，不料无边无际。难道东西双煞气脉融合，真的练成了武林盖世神功‘合元术’了吗？”

西煞略有惊色，急忙瓮然说道：“原来东方兄也知道这‘合元术’？一千年了，我还是头一次发现，原来这世上竟然还有第二个人知道这盖世神功的名头。”

不平道人不禁问道：“究竟‘合元术’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功？”

东煞徐徐说道：“这‘合元术’，乃是一种玄学，最是讲求一个‘义’字，不论何事，但凡遇上这个‘义’字，便有了无穷的内力。可是，呼保义小厮并没有练就一身内力，却偏偏过早地沉浸于‘义’中，那是万万不可取的。”

不平道人颇为感慨地说道：“东方前辈，既然你们练成了‘合元术’，何必还在这里苦度日月，你们不如走出山洞，岂不更好？”

东煞欢颜笑道：“玉麒麟有所不知，即使我和西门兄练成了神功，也不能分开啊！我们此次相争，是为了争得天下煞首的地位，并非要练什么神功。其实，如果我不再与西门兄争什么煞首，立马就可以分开，但是，那样做岂不是坏了我东煞的名头？再则，我和西门兄如今已是骑虎难下！这座山，此刻也凭着东西双煞的无边力道而支撑着，倘若东西双煞力道猛收，那么此山，将会断然坍塌。到那时，东西双煞岂有活命？倒不如这样来的更爽快，更悠闲！”

西煞苦笑道：“东方兄果然聪明得很！你我此时唯一的办法，便是相持下去，直到变成骷髅，变成无形之气，让此山随着东西双煞功力的渐失而失去依托，借以保全此山原貌。再则，我和东方兄虽已练成了‘合元术’，但却是合二人之力，所以一旦分开，便又会前功尽弃，实在可惜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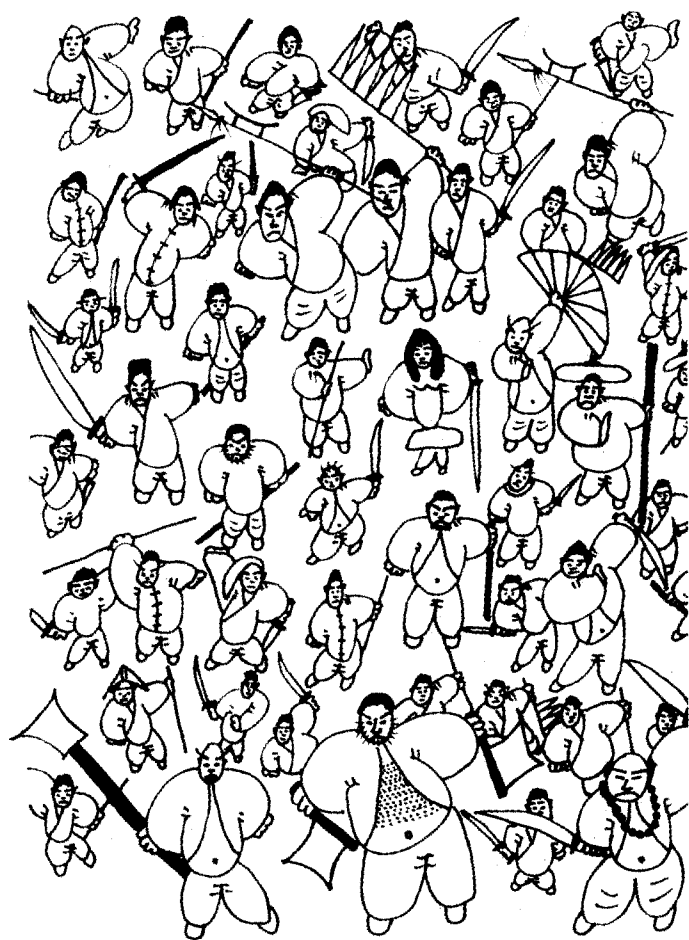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又接着说道：“玉麒麟，此番回去后，休对旁人提起此洞，也莫要再进来。且让我传你一套枪法心诀，算是缘分吧！”不平道人慌忙下拜，立时学成，诺诺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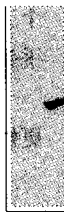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东煞教授不平道人内力武功的当月，东西双煞遇石而凝，成为洞中一座连体石像，后来幻化成一块完整石碑，上面写满了天罡地煞的天书。

有诗为证：历历疏火度眼明，独依空山数残更；

情知此辈非年少，不觉人间有后生。

梁山头领图





林震南私走 殷野王闹事

江湖版

宋哲宗在位时，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有个破落子弟，姓吴名应能，行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踢得一脚好球。

京师人口顺，不叫吴二能，却叫吴二球。后来发了迹，便将“能”字添了“四点水”，改为“熊”。这吴应熊胡乱学得诗书词赋，但仁义礼智信，却是不会，只在城内外帮闲。

赶巧帮了一个员外的儿子赌钱，被人告了一纸文状，官府把吴应熊断了二十脊杖，发配出界，东京城里已容不得他宿食。

无可奈何，吴应熊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开赌坊的柳世权，此人平生专好养闲人，招纳四方无赖，吴应熊在此一住就是三年。

后哲宗大赦天下，吴应熊在临淮州得了赦宥，便想要回东京。

恰好柳世权和东京金梁桥下开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，写了封书札，收拾些盘缠，打发吴应熊投奔董将士。

吴应熊辞了柳大郎，离了临淮州，一路小心回到东京，在金梁桥下找到董家。

董将士寻思：“这吴应熊若是志诚老实的人，还可容他在家，也可叫孩儿们学些好；可他是个破落户，且是犯过事的人，这狗改不了吃屎，若留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”

可是，又碍着柳大郎面情，只得每天酒食招待。

住了数日，董将士想出一个办法，便取出一套衣服，写了一封书简，对吴应熊说：“小人家乃萤火之光，恐误足下前程。我荐足下到学士府，日后也有个出身，足下以为如何？”

吴应熊倒大喜，谢了董将士。董将士派人拿着书简，领吴应熊来到学士府。

小苏学士出来见了吴应熊，看了来书，知道吴应熊原是个二流子，心想：“我这里哪能留他！不如做个人情，让去驸马府里做个亲随；人唤驸马做小王都太尉，他好结交这样

《梁山回头客》

(1)



“砰”的一声，双掌相交。身体高大的蒋门神顿感这一掌力道如山，震得脚跟



水

游

群英传

的人。”

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，留吴应熊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写了一封书呈，使个人送吴应熊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

这太尉乃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。他喜爱风流人物，好用这样的人；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吴应熊来便喜，于是收留吴应熊在府内做个亲随。

自此，吴应熊在王都尉府中，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



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生辰，吩咐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子赵阿佶。

这赵阿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七子，哲宗皇帝的御弟，现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对浮浪子弟的门风，无一不晓，无一不会，更无一不爱。即如琴棋书画，也无所不通；至于踢球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

当日，王都尉府中准备了筵宴，水陆俱备。当下请赵阿佶居中坐定，太尉对席相陪。

酒进数杯，食供两套，那赵阿佶起身上茅房，偶来书院里歇息，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的镇纸狮子，极是做得好，细巧玲珑。

赵阿佶拿起狮子，不落手看了一回，赞叹道：“好！”

王都尉见赵阿佶心爱，便说道：“再有一

个玉龙笔架，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，却不在手头，明日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

阿佶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。想那笔架必是更妙。”

王都尉道：“明日取来，送至宫中便见。”

阿佶又谢了。两人依旧入席。饮宴至暮，尽醉方散。

次日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着一个小盒子盛了，又用黄罗包袱包了，再写了一封书呈，使吴应熊送去。

吴应熊领了王都尉之命，拿着两件玉器玩意儿，怀中揣着书呈，奔赵阿佶宫中来。

门卫转报给院公。不多时，院公出来问：“你是哪个府里来的人？”

吴应熊施礼罢，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器给大王。”

院公道：“殿下在和小的们踢球，你自己过去。”

吴应熊道：“相烦引进。”院公引到庭门。

吴应熊看时，见赵阿佶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条，把绣龙袍前襟拽在腰间，脚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正和三五个小奴踢球玩乐。

吴应熊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人后伺候。

也是吴应熊应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，那个球腾空起来，赵阿佶没接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吴应熊身边。

吴应熊见球滚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了个“鸳鸯拐”，踢还赵阿佶。

儿一动，再也拿桩不住，向后踉跄了几步。

蒋门神骇然惊问：“你究竟……是谁？竟然头戴面具，闯我梁山？”那人微微一笑，厉声喝道：“知道了我是谁，你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”蒋门神顿时一怔。

那人又清音斥道：“尔等小人，竟盗用被行者杀死的恶棍蒋忠的名号，也敢来占据梁山，把天

阿佶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吴应熊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，受令送两样玉器来献大王。有书在此。”

阿佶听罢，笑道：“姐夫真如此挂心？”

吴应熊取出书呈敬上。

阿佶打开盒子看了玉器，都递与堂官收了去。

阿佶且不理玉器，先问吴应熊道：“你原来会踢球，你叫什么？”

吴应熊又手跪复道：“小的名叫吴应熊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

阿佶道：“好，你便下场来踢一回。”

吴应熊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！”

阿佶道：“这是齐云社，名为天下圆，但踢无妨。”

吴应熊只得叩头谢罪，解膝下场。

才几脚，赵阿佶喝彩，吴应熊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赵阿佶。那身份、模样，这球好似黏在身上一股。赵阿佶大喜，哪肯放吴应熊回府，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摆筵会，专请王都尉来宫中赴宴。

却说王都尉一晚上不见吴应熊回来，正疑思时，只见门子报道：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，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

王都尉出来见了来人，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，来到九大王府前。下了马，入宫来见赵阿佶。

赵阿佶大喜，称谢两般玉器真是难得。入席饮宴间，赵阿佶说道：“这吴应熊踢得两脚好球，孤想要此人做亲随，如何？”

王都尉答道：“既然殿下用得着，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。”赵阿佶欢喜，执杯相谢。

二人又闲话一回，至晚席散，王都尉自回驸马府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赵阿佶自从索得吴应熊做伴之后，常常留在宫中宿食。

吴应熊自此每日跟随赵阿佶，寸步不离。

未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死了，没有儿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赵阿佶为天子，帝号徽宗。

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

忽一日，徽宗对吴应熊道：“朕想抬举你，但要有功方可升迁，先叫枢密院为你入名，先当个随驾。”后来没过半年，便提拔吴应熊到殿帅府任太尉一职。

吴应熊当了太尉，选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。所有下属公吏、衙将、都军、监军、马步人等，都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

吴应熊一一点过，发现只差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震南。问时得知在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状在堂，患病未痊，一直不曾入衙门管事。

吴应熊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必是那厮抗拒本官！快给我抓来！”即派人到林家拿人。

下闻名的江湖之地搞得乌七八糟。这一阵更是闻听梁山群魔乱舞，无处不邪，今日看来，的确名不虚传。更可恶的，是你等企图以梁山之隐险，以你等的邪恶无耻争霸江湖武林。方才若非你欺负弱女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你就是梁山第一剑！”

直听得蒋门神心里发颤，浑身发抖。他怒极而颤声说道：“我原本就是蒋忠的后人，借用祖上



且说这林震南无妻无子，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。

来人对林震南说：“吴殿帅新来上任，点你不到，军正司禀说你染病在家，且有患病状在堂，可吴殿帅不相信，定要拿你，以为教头是诈病在家。教头只得去走一遭，若不去，定连累小人了。”

林震南只得支撑病体，进府参见吴应熊。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个喏，起来便立在一边。

吴应熊道：“你就是都军教头林升的儿子？”

林震南禀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

吴应熊喝道：“你爷是街上使花棒卖药的！你懂什么武艺！前官没眼，让你做了个教头，胆敢小瞧我！你到底仰仗谁的势力在家安闲快乐？”

林震南急告道：“小人怎敢，实是患病未痊。”

吴太尉骂道：“贼配军！你既害病，如何又来得？”

林震南又告道：“太尉呼唤，不敢不来。”

吴应熊大怒，喝令：“左右，给我拿下！用力给我打这厮！”

众人都和林震南交情深厚，只得相告道：“今日是太尉头一天上任的好日子，暂且免了这一次。”

吴应熊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先看众将的

面子饶了你！明天再和你算账！”

林震南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吴应熊。出得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性命难保了！我道是什么吴应熊，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泼皮吴二！早先曾学枪使棒，被我爹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起不了床。他如今发迹了，正待要报仇。我如何与他争得？怎生是好？”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，对老娘说知了此事。

母子二人抱头恸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‘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’。”

林震南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儿子也这么寻思。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，爱儿子使枪棒，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当下母子二人商议定了。

当晚，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，细软银两，拴在马上。

等到五更，天色未明，林震南叫起仆人王牌，吩咐道：“你拿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孙牌买个活牛煮熟在那里等候。我买些纸烛，随后便来。”王牌揣着银子往庙中去了。

林震南自去备了马，牵出后槽，将包袱搭上，又扶娘上了马。趁五更天色未明，趁势出了西华门，取路望延安府来。

且说王牌买了福物煮熟，在庙中等到巳时，也不见来。王牌心焦，走回家中寻时，只见锁了门，寻了半日并没有人。

看看待晚，岳庙里孙牌疑忌，一直奔回家

蒋门神之名，有何不可？”说着话，“噌”的一声抽出一把粉剑。此剑乃当年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神机军师朱武所用的镇妖之剑，也称煞梅剑。只见蒋门神仗剑壮胆说道：“既然……知道，你……又待如何？”剑随声发，施行偷袭，说话间剑气已刺向对方胸口。

那人并未躲闪，反身抽出一把绿剑，乃当年东西双煞合力练就的宝剑，名叫幽灵剑，拧身刺

来,又和王牌寻了一个黄昏。看天黑了,两人仍等不来林教头,又不见了教头老娘。次日,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家询问,依旧不知下落。

两人恐受连累,只得去殿帅府报告:“林教头弃家在逃,不知去向。”

吴应熊见告,大怒道:“贼配军在逃,看那厮待走哪里去!”随即押下文书,发至各州各府捉拿逃军林震南。

且说林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,免不了饥餐渴饮、夜住晓行。

在路一月有余,忽一日,天色将晚,林震南挑着担跟在娘的马后,说道:“苍天有眼!保佑咱们逃脱了天罗地网!这里离延安府不远了,吴太尉便要捉我,也捉不着了!”

母子二人欢喜,在路上不知不觉错过了住宿的地方。林教头正不知应该怎么办,就见远远的林子里闪出一道光来。

林震南喜道:“好了!不如去那里借宿一晚,明日早行。”

走入林子看时,却是一所大庄院,周围都是土墙,墙外有二百株大柳树。

当时林教头来到庄前,敲门多时,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

林震南急忙放下担子与他施礼。庄客道:“来俺庄上有什么事?”

林震南答道:“实不相瞒,小人母子二人因贪行路程,错过了宿店。来到这里时,已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欲投贵庄借住一宿,明日早行,依例拜纳房金,万望周全方便!”

庄客答道:“既如此,且等一等,待我去问庄主太公,肯时但歇不妨。”

林震南再拜道:“望大哥行个方便。”

庄客进去多时,出来说道:“庄主太公叫你两个进来。”

林震南先请娘下了马,然后挑着担子、牵着马,随庄客到里面的打麦场上。歇下担子,又把马拴在柳树上,之后母子二人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

那太公有六十多,须发皆白,头戴遮尘暖帽,身穿直缝宽衫,腰系皂丝绦,足穿熟皮靴。林震南见了便拜。

太公连忙道:“客人休拜。你们是行路的人,辛苦风霜,且坐一坐。”

林震南母子二人叙礼罢,都坐定。

太公问道: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,这么晚了会到此地?”

林震南答道:“小人姓张,京师人。因为做买卖折了本钱,要去延安府投奔亲戚。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路途,错过了宿店,想投贵庄借宿一宵,来日早行,房金依例拜纳。”

太公道:“不妨。如今世上哪个顶着房屋走哩,想必你母子二位还没吃饭,叫庄客速速安排饭来。”



去。剑气“咻”然声锐,两剑倏然交遇,只听“咣”的一声促响,两把宝剑的剑尖竟然粘在了一起。

这声,颤颤有回音;这剑,冷冷耀银光。

蒋门神在梁山一带,近数十年来享有“剑王”、“剑神”之称,然而如今煞梅粉剑遇上幽灵绿



不多时，就在厅上放开一张桌子。庄客摆出四样菜蔬、一盘牛肉，又烫了酒来。

太公道：“村落中没什么好吃的，休得见怪。”

林震南起身谢道：“小人母子无故相扰，此恩难报。”

太公道：“别这么说，就请吃酒。”一面劝了六七杯酒，端出饭来，让二人吃了，太公又起身领林震南母子到客房里安歇。

林震南谢了，掩上房门，收拾歇息。

次日，睡到天大亮，仍不见林震南母子起来。

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，就听得林震南老母在房里一声声地呻吟。

太公问道：“客官，天亮起床了？”

林震南听了，忙出房见太公，施礼道：“小人已起多时，昨晚搅扰了，真是不该。”

太公问道：“谁人如此呻吟？”

林震南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老母鞍马劳倦，昨夜心痛病发。”

太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叫你老母在庄上多住几日。我有个医心痛病的偏方，叫庄客抓药来给你母亲吃，让她放心养病。”

林震南母子在太公庄上一住就是六七日，直到觉得母亲的病差不多好了，林震南才收拾要走。

当日来到后槽看马，却看见空地上有一个后生光着膀子，身上刺着一条青龙，白面

皮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拿条棒在那里练习。

林震南看了一会儿，不觉说道：“这棒使得好，只是有破绽，赢不了真好汉。”

那后生听了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笑话我的本事！俺拜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，就不信不如你！你敢和我比一比吗？”

话音未落，太公听到后赶来喝止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后生道：“这小子胆敢笑话我的棒法！”

太公问林震南道：“客人会使枪棒？”

林震南道：“晓得一点。敢问尊长，这后生是宅上何人？”

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

林震南道：“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若爱学时，小人点拨他些，如何？”

太公道：“那敢情好。”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。

后生哪里肯拜，口中越怒道：“阿爹，别听这家伙胡说！他若赢得了我这条棒，我便拜他为师！”

林震南道：“小官人若是不当真时，较量几下也行。”

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的转，冲林震南道：“你来！你来！怕你不算好汉！”林震南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

太公道：“客官，既是肯教小儿，使一棒何妨？”

林震南笑道：“恐怕冲撞了令郎，不

剑，粉光对绿光，立时逢上对手。只是，蒋门神心里明白，对方并无刻意施剑，方才只不过是随便一击。

蒋门神暗运十成功力，催足煞芒剑气，企图在一招半式之内逼退对方。但对方神色自然，见蒋门神剑力陡强，立刻断喝：“呔！想找死吗？！”稍微用劲，幽灵剑立时发出“唉——”的叹息。随